

卷一百一十

四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正德元年刊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書名

撰者

卷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明 丘濬 撰

卷一百一十四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農種穀牧于坳野豈不以農政既脩則馬政自舉乎我

祖宗於畿甸之間民耕之外輒擇有水草處以為草場近日盡為權貴所有民間之馬無地可牧請一切復之立為厲禁政令異日欲行周人牧師之政舉而措之云耳
以上牧馬之政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上

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程頤曰師為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為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陰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二陽而為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為衆聚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朱熹曰。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陰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臣按。先儒謂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為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於无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容之則保愛而不傷。畜之則聚處而不散。有以容之。

故无事之時。得以生養。而自遂。有以畜之。則有事之時。易於召集。以相衛。國家之有衆。亦猶土地之有險也。地有險。則人不敢踰。國有兵。則人不敢犯。然兵雖險。而用之。又必以順焉。不順不動也。

序卦曰。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程頤曰。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

呂祖謙曰。師以二為主。二將帥也。以一陽而為衆。陰之所聽命者。比以五為主。以一陽而為衆。陰之

所親輔者也。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於將帥，而心當親輔於君也。

雜卦曰：比樂師憂。

蘇軾曰：有親則樂，動衆則憂。

余芑舒曰：在上而得衆，故樂居下而任衆，故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樂也。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視，師之憂也。

臣按：師之為卦，萬世論行師之道，皆不出乎此。六爻之間，凡軍旅之用，所謂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无所不有。先儒謂

雖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六爻之畧，且所論者王者之師。比後世權謀之書，竒正甚遠。為天下者，制師以立武，立武以衛國，衛國以安民，焉可舍此而他求哉！

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程頤曰：富者衆之所歸，惟財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為人君而特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

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征不服者征其文德謙遜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

朱熹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它事亦无不利。

揚萬里曰征不服者不服而征不得已爾。舜征苗不得已也。漢武征匈奴豈不得已乎。

臣按征者正也。下有不正上則正之。下之人非有不正之事而上之人輒興師以侵伐之則上已不正矣。如正人何在。上之人其謙柔和順而下之人迺負固不服桀驁不馴其不正甚矣。上之人專尚文德而不奮威武以正之則流於姑息失之寬縱。迺謙之過非謙之益也。又豈所謂稱物平施者哉。

豫利建侯行師

程頤曰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

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豫悅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

朱熹曰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又曰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

臣按兵師之興所以為民也興師而民心不悅則其所行必非王者之師仁義之舉也是以人君舉事既揆之已復詢之衆衆心和悅然後從而順之苟有不悅必中止焉寧失勢於他人不

失心於已衆

夫之彖曰夫揚于王庭

言信之在號命衆中誠意也號之辭有厲也

告自邑

私邑也不利即從戎也尚武利有攸往

程頤曰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也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理焉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無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

意深矣。然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之。故聖人誅亂，必先脩己。舜之敷文德，是也。告自邑，先自治也。戎兵者，彊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

朱熹曰：夫決也，陽決陰也。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程頤曰：內懷兢惕而外嚴誠號，雖莫夜有兵戎亦

可勿恤矣。

臣按先儒謂不利即戎，與暮夜有戎相應。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興兵以寇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當專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感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加於小人，而適以敗天下之事。爾此聖人之所以深戒也。然則所謂君子勝小人之道，奈何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之。養之以善，而橫逆自若也。則含悔俟時以冀其機之可乘。仗義執言以明其罪之所在。布誠

信以孚衆心。申號令以竦衆聽。相與同心以除害。協力以敵愾。兢兢焉常存危厲之心。不欺彼衰而遂安肆也。業業焉益盡自治之道。不恃已疆而事威武也。內懷乎兢惕。外嚴乎備戒。雖有倉卒莫夜之戒。亦无所憂矣。夫然後以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舉無敵之師。而加諸有罪之人。夫何往而不成功哉。苟或恣其一快之勇。而求太快於吾心。則非徒不能除其害。而反有以致其大害矣。聖人於夫之卦。而丁寧深切如此。其為君子謀至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頤曰。澤上於地。為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朱熹曰。除者脩而聚之之謂。又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爭。故當預為之備。如人少處。必無爭。纔入多少間。便自有爭。所以當預為之防也。

丘富國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

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人之銷鋒鏑，唐末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唐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以事四夷，又豈戒不虞之義乎？

臣按民生於世，猶澤在地中，澤潤乎地而不燥，地容乎澤而不溢，相與含容而不覺其為多也。澤一出乎地上，則日積月累，其出也無窮，盡其流也無歸宿，則必有奔放潰決之虞矣。譬之民焉，當夫國初民少之際，有地足以容其居，有田足以供其食，以故彼此相安，上下皆足，安土而

重遷，惜身而保類，馴致承平之後，生齒日繁，種類日多地狹而田不足以耕，衣食不給，於是起而相爭相奪，而有不虞度之事矣。是以聖王隨其時而為之制，既為之足食，以順其生，又為之足兵，以防其變，所謂足兵者，不止戎器也，而獨以戎器言，蓋兵與農皆出於民，農所以別於兵者，以所執之器異也。執耒耜，得錢鏹者，則謂之農，手戈矛，操甲冑者，則謂之兵，其實皆民也。言器則人在其中矣。大抵兵威之所以不振者，由上之人狃於治安而不知戒也。蓋事久則必弊。

除其舊而新之。則宿弊為之一新。人聚則必散。收其散而聚之。則泮渙有所拘束。夫然則事之可虞者皆不足虞矣。竊惟我

聖祖承元政廢弛之後。民俗凋弊之餘。大振威武。以立國內而畿甸外。而邊方設及衛所。每衛伍所。每所千軍。錯峙郡邑之中。以為民生之衛。蓋不待民生之萃聚而後戒其不虞也。

聖祖思患豫防之心遠矣。今承平百餘年。生齒之繁比

國初幾於倍蓰。而兵戒之衆反不及什二三焉。

豈大易因萃象以除戎器。戒不虞之義哉。伏乞

聖明留心武事。明敕所司。通將洪武年間原設

衛所軍士隊伍。并見在數目。以

聞下執政大臣。俾其詳究軍伍前後所以多寡之數。必欲復

祖宗之舊。其道何繇。或別有它策。具疏備陳。然後集議。除其舊而新之。收其散而聚之。斷斷乎必有益於國。必無損於民。然後行之。庶幾合乎大易萃卦之象。以為

國家制治保邦千萬年長久之計。宗社生靈不

勝大幸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朱熹曰聖人之德无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又曰武雖是殺人的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

臣按神武不殺四字雖聖人以贊易卦之用然

武而謂之神神武而謂之不殺神武而不殺之一言是誠聖人文化之妙用武德之至仁函陰陽生殺之機妙仁義生成之化方其事之未來也運其神妙之機而測度之於幾微朕兆之先及其事之既往也欽其明照之用而包函之於幽微陰密之地用是以立武則變化而莫測運用而无方仁厚而不傷廣大而无間是即帝堯廣運之武成湯天錫之勇也伏惟

聖人在上體大易神智之德存神武不殺之心民之有患不得已而用武本仁心而運神智仗道

義以施德威以不殺而為殺也則聖武布昭於天下則其所謂乃武者不獨並稱於乃文而且與乃聖乃神之妙用巍巍乎湯湯乎與帝堯之德同一廣運矣

虞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朱熹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

臣按益贊堯之德不徒曰德而且曰帝德廣運不徒曰廣運而繼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謂之

乃者以見帝德之所以廣運有此四者而其所以知其為聖神文武者乃以時而出之也本神聖以為文武此聖人之文所以為文思而光于四表而其武所以為神武而不殺也歟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敷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蔡沈曰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伐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臣按先儒謂不徒武而謂之聖武以見其出於

德義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聖武之實也。至于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懷之。此聖武之效也。

詩商頌長發之七章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

烈。則莫我敢曷。曷。司苞有三蘄。勞生萌蘄謂韋顧昆吾也。莫遂莫遠

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顧昆吾皆桀之黨。

朱熹曰。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言湯既

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蘄皆不能遂其

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

乃伐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臣按先儒謂載旆秉鉞不敢不虔。所謂臨事而

懼也。天成湯以天錫勇智之資。以至仁伐至不

仁。而猶虔敬如此。况無成湯之德之才。而所遇

者。又非韋顧昆吾之敵。而可以恣肆而不知所

懼哉。

殷武之首章曰。捷疾彼殷武。奮發荆楚。桀也入其阻。

衰聚也。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朱熹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

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

高宗挺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

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李樛曰楚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徃徃為患高宗所以伐之。

朱善曰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繼衰亂之後內之則法度之既弛紀綱之既壞外之

則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則安能舉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已離撥亂而復反

於正哉若殺之高宗是已信乎其無愧於為湯之孫矣。

臣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至難者也然

詩人頌高宗不徒曰武而曰殺武而又以為湯

之緒以見高宗所以用武遠伐暴亂者不過承

其先世餘烈以孫而成祖之功緒而已然則後

人所成之功何者而非前人之緒哉

至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謂文王設為天命無然不可

此畔也離援攀無然歆動也羨慕誕先登于岸道之極

密人密須氏姓不恭敢距大邦侵阮阮名祖也共阮國

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周師以按也祖旅密師之以篤

于周祐福也以對答也于天下

孟子曰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朱熹曰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欲羨則溺於人欲之
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
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
也是人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
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
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
嘗有所畔援欲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

王安石曰有所畔援欲羨不得其欲而怒則其怒
也私而已文王之怒是乃與民同怒而異乎人之

私怒也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怒而無所畔援欲羨是怒
而得其中中而中其節是之謂和聖人一心中
和之極是惟不怒而其所怒者必其所當怒而
不可不怒者焉無所備倚無所乖戾乃合天理
人情於一心故一怒而可以安天下之民彼秦
皇漢武之窮兵黷武是怒所不當怒者也所怒
者一己之私一怒而害天下之民乃至毒流於
四海禍延於子孫嗚呼可不戒哉

其七章曰帝謂文王

予

設為上帝懷眷念

明德文王之德

不大聲以猶與也色不長夏以華詳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法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國同爾兄弟也以爾鈞

援鈞第也與爾臨臨車也衝以伐崇國名墟也

司馬遷曰崇侯虎請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

其後赦西伯賜之弓矢鉄鉞得專征伐曰譜西伯

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朱熹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

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

伐崇也呂氏謂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

同體而已雖與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

也

嚴粲曰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怨者

然虎倡紂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

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與天

合所仇者非私怒所同者非苟合也

八章曰臨衝閑閑徐緩也崇墉言言高大也執訊連連屬

狀攸馘割耳也安安不輕也是類帝祭上是禡祭法者是致

至其是附使來附之四方以無悔臨衝第第遷盛也崇墉仇

仇疆北也是伐是肆縱兵也是絕是忽戒也四方以無拂戾也

左氏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

卷之二 文王伐崇 三

壘而降

朱熹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群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臣按先儒謂文王之伐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伐崇之師詩人於其卒章形容文王所以緩功徐戰之

方致至待附之故及其終不服從而後縱兵誅滅之意朱子所以解釋之者明白詳悉後世帝

王伐叛討罪所當取法焉者也

文王有聲之一章曰文王有聲適騏駿大有聲適

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丞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既伐予崇作邑于豐即崇國文王丞哉

孔穎達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邠者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迺作邑也

朱熹曰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章

惟本之言。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
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
乎其克君也哉。

臣按先儒謂文王之所以大有聲者。本由於征
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過求天下安寧而觀其
功底于成耳。蓋以既為人君。則當奉天道以安
民。民有不安。必有逆天命以致之者。於是乎奉
天命以討其罪。使之不敢厲吾民焉。罪人既得。
而其所以為安集生聚之者。不可無所居。故又
為之邑以居之焉。凡若是者。非貪功以立威也。

非廣地以附衆也。盡吾為君之道。以無負上天
付託之意焉耳。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言衆也。矢于牧

野。維予侯也。維與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指武心也。

朱熹曰。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
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
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
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無二爾心。蓋知天命之必
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
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臣按此詩可見武王之伐紂蓋承上帝之命有如上帝赫赫在上而臨督之者矣此衆所以勸之無二其心也蓋人之心即天之心人心之所欲即帝命之所臨苟拂人心而肆行已志則是人心不歸人心不歸則是上帝不臨矣上帝不臨則其心不能無疑其心既疑則雖有師徒之衆將帥之賢亦豈能有成功哉是故明主之與師動衆恒反求諸心曰上帝臨我乎揆之天理而合則帝命在是矣夫然後決然為之而不疑不然則兢兢然而不敢少安也

詩序酌告成大武也曰於鞞鑠也王師遵也養時

時純熙矣是用大介中也所謂戎衣也我龍也受之躡躡

兒王之造也載也則用有嗣實維爾公也允信師也

朱熹曰此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

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悔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

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躡躡然王者之功

其所少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尔

臣按先儒謂此詩頌武王之武功言其初雖有

甚盛之師而退自循養與時皆悔不見其有迹

直至其時之至既純光矣然後一著戎衣而天

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為武王之武也。後王於是竈而受此躊躇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可也。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靡君之用武能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魯頌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

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武虎臣在泮獻馘所格者淑也善問也

也如臯陶在泮獻囚所虜獲者

朱熹曰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故詩人因魯侯之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

其六章曰濟多士克廣德心也善意桓桓于征狄湯

彼東南謂淮烝烝皇皇盛也不吳音不揚也不告于訟

訟在泮獻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觶健貌束矢五十其搜也戎車孔

博廣徒御無斃斃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逆也式固

爾猶謀也淮夷卒獲

司馬光曰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

臣按朱熹謂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為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淮夷為頌禱之辭則是詩所謂獻馘獻囚獻功者則未必有是事也然其事雖未必有但味其辭克而謂之既既者已然之辭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魯嘗從齊桓會于鹹為淮夷之病祀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為淮夷之病即當是時主會在齊而僖公從焉作頌者以公亦嘗與齊之會故掠齊之美者以頌魯歟其事之有無固不可必臣載之於此以見受成獻馘之禮皆在於學非但禮有是言而古之人實嘗行之非虛語也

以上總論威武之道

上

馬氏所藏書

馬氏所藏書

馬氏所藏書

